

砲火風雲顯神威

八二三金門砲戰秘錄

（上）

● 王培堯

俞大維訪金遭砲擊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金門對岸的中共砲兵，突對金門島群發動砲擊，數小時內瘋狂濫射數萬發，掀起震驚中外的金門砲戰。並且在砲戰開始的第一天，一陣天崩地裂的爆炸，奪走抗日名將吉星文、趙家驤及章傑三位將軍副司令官寶貴的生命，其中吉星文中將是「七七」蘆溝橋抗日作戰打響第一槍的民族英雄，八年浴血奮戰，日寇未能損傷其毫髮，竟死於中共砲兵之手，令人惋惜。而趙家驤及章傑兩位將軍則是資深陸空軍優秀將領，為國家立有殊勳，血洒金門，草木同悲。

其實金門砲戰爆發前早有徵候，戍守金門國軍已在密切注意中，只是不知爆發的時刻而已。中共發動砲戰有其不得不爾的內部背景，當時中共在大陸盲目的推行「人民公社」，暴力摧毀家庭制度，控制糧食消耗，以致民不聊生，經濟衰退，民心動盪不安。毛澤東為轉移人民對內部的注意力，瘋狂的發動金門砲戰，企圖攻佔金馬，進窺台灣。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，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博士前往金門視察防務，隨行的有策劃金門防務的國防部助理作戰次長華金祥少將、軍醫局長楊文達少將及總政治部監察處長汪貫一少將等廿餘人，原預定於當日晚間八時乘機飛抵金門機場，但機場塔台的電訊說：「金門上空有中共軍機巡邏，請部長稍等！」直等到晚間十時才得起飛，抵達金門時，已是深夜了。

八月二十三日清晨，俞大維登上金門最高點，也是作戰指揮中心的大武山，陪同的有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上將、副司令兼軍長張國英中將、金防部副參謀長常持琇少將等。

當時，晴空如洗，雲淡風輕，俞大維等以十倍數的望遠鏡眺望對岸的大好河山，舉凡中共的海濱陣地、碉堡及人員車輛活動，均歷歷在目。由於共軍調動頻繁，行動異常，俞大維當即指示司令官胡璉小心備戰。

看完敵情之後，俞大維由胡璉及隨員陪同下山，到翠谷餐廳用早餐。

翠谷餐廳在金防部所駐谷地的頂端。谷地大約為東西向，胡璉、張國英等人的辦公室與宿舍，都建在山谷頂端的兩側山麓。而中共在東北方位的圍頭砲位，經專家測量，應在射擊死角之內。不過，餐廳在谷頂端下方的中央，在中共射擊死角之外；除了較為盛大的餐宴，平常並不在這裡用膳。

餐廳四週，是由大武山谷築壩攔水而成的池塘，池塘的東西兩方，架有小橋，作為通路，橋中央，建造兩間灰色平房，玻璃窗、鋁皮頂，南間為休息室，北間放一大圓桌，略具水榭風光。池塘四周以及下游，種植垂柳和夾竹桃，池中冒出幾枝水蓮花。小橋流水，谷地綠洲，一片幽雅情趣。谷入口處豎立一石碑，鐫刻著「翠谷」的地名。

其實金防司令部設在翠谷，非常不安全；蔣中正總統早已提出警告。八月廿日，蔣中正總統到金門巡視，傍晚，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，並訓話，他指示大家積極備戰，更要特別注意各級指揮所的安全；蔣總統認為：「防衛司令部各單位之辦公室，多沿狹窄之大武谷地兩側建築，空間太小，過於密集，完全暴露於敵火下，一旦戰爭發生，敵機空襲、敵砲奇襲，均易遭受嚴重之損害，造成指揮上的很多不利。將司令部遷移，愈快愈好。」

俞大維在翠谷餐廳用過早餐，驅車至金西水頭，換乘小艇，直航離島大、二擔。胡璉在碼頭送行，並和俞部長相約：「中午在大金門政委會用餐。」

天朗氣清，海面遼闊，能見度極佳，俞大維所乘小艇，徐徐地在水面滑行，廈門、鼓浪嶼的景物，隱約可見。

俞大維登上大、二擔島，停留了兩個多小時才回航小金門，中午在小金門師長郝柏村的指揮部用餐，沒有赴胡璉之約。郝柏村特別用電話告知胡司令官：「俞部長趕不回大金門。」因身處敵前，電話使用密語。

午餐後，郝柏村陪同俞大維巡視小金門的碉堡、戰壕、坑道及砲兵陣地。

長期生活在碉堡、塹壕和土洞中的弟兄，他們和部長之間，宛如舊雨新知，他們見到部長，都自然流露出親切的笑容。俞大維對每一座砲兵陣地，都細心檢視頂蓋的厚度，甚而對射角、射向等都一一詢問、指示，郝柏村指揮官當場做了補充說明，部長對郝柏村的英武幹練，頗多期許。

午間，俞大維在烈嶼的龍骨山指揮所午餐，當一行人員走進了這座以原始的人力方式所開鑿的指揮所時，大家如入迷宮，俞大維對於烈嶼官兵艱苦奮鬥的精神，深表敬佩。

作為國防工程專家的俞大維對戰地工事十分內行，他看了以後對郝柏村作了一個淺顯的比喻：「過去三十四師所做的工事は祖母級，而現在你做的工事は摩登小姐！」說完相對哈哈大笑。

接著俞大維到了虎井頭播音站，對站上一位本省籍播音小組的國語讚賞備至。他又順便談起有一次他去視察一所新兵訓練中心，看見一些新兵的上衣別著黑鈕釦，他起初不解，旋經說明：凡不會講國語的，就別上一個黑鈕釦。俞大維講完以上的小故事，笑著對郝柏村說：「你也可以給我別上一個黑鈕釦！」滿口湖南腔的俞大維，國語說得的確不高明。

下午一時半，俞大維一行回到大金門，繼續視察古寧頭等地。俞大維到了古寧頭，他在陣地附近一處面對大海的灘頭席地而坐。

章傑、張國英等兩位副司令官陪著他。

這時已是下午四時許，他告訴兩位副司令官其隨行人員華金祥等「只要當面共軍有集中蠢動跡象，我們一定可以制敵於彼岸，擊敵於半渡，摧敵於灘頭，殲敵於陣地，就像三十八年古寧頭大捷一樣；再來一次更大的全勝！」

緩行一步胡璉脫險

一行視察已畢，要回翠谷。快到時，胡璉已來迎接。俞大維於是下車，和胡璉徒步走了一段。四時四十分，過了湖南高地，繼續走向蔣中正總統一向休息的招待所。俞大維這時覺得很倦，便告訴胡璉：「我要休息一會。」便自己進入招待所，洗了澡。因居室簡陋，太陽又很大，熱的不得了，他便打赤膊小睡片刻。

休息過了，他從居處走下來，胡璉已在附近等候。於是兩人在招待所前小坐，隨意的交談著。五時半，胡璉的侍從參謀過來報告：「美軍顧問組首席顧問，週末將返台北，今晚六時二十分，防區內所有的高級軍官將以雞尾酒會歡送他。」胡璉轉過頭問：「部長，請你也一同參加酒會，如何？」

俞大維說：「這次前來視察，顧問組並不知情，我還是不參加較好。再說，以美國人習慣，國防部長如到場，他們反而感覺拘謹！」

胡璉說：「那麼，我去參加酒會，暫時不陪部長。」說完，便轉身離去。才走幾步，俞大維叫住胡璉：「伯玉，你等一等，我還有事。」

其實，要談的都談了，並沒有什麼還要繼續談的，至於為什麼心血來潮要叫胡璉「等一等」，連俞大維自己都不曉得。這一聲「等一等」救了胡璉一命。

正當胡璉聽到俞大維要他「等一等」，他站住，正要轉回頭，招待所對面的一處小高地，冒起了一陣陣的白色煙柱，再接著傳來爆炸聲。

俞大維問胡璉：「那個單位在開山炸石，或處理廢彈？」

胡璉說：「都不是！」

胡璉是步兵出身的將領，俞大維則是兵工彈道行家，他聽胡璉說：「都不是！」，便立即提醒胡璉：「這是中共砲兵在試射；試射完，接著就要朝這裡開砲！」

果然，第一群三千多砲彈，從對岸大嶺等地砲兵陣地射出，超越太武山頂，垂直落在翠谷水上餐廳一帶。

砲彈爆炸聲，如天崩地裂，破片四處橫飛，俞大維抓住胡璉手臂，說：「這裡不安全，你跟我走。」俞大維不知道自己身上已有多處被破片所割傷，胡璉看他血流滿面，反而扶著他走，一陣混亂中，兩人很快又散掉。

只有俞大維的侍從參謀，仍緊緊的跟在他身邊。

俞大維說：「你還年輕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小，都要你去照顧，責任未盡，而我已年老，無後顧之憂，無牽無掛；你別管我，快

找地方先躲起來！」

在水上餐廳的人，除趙、張、章三位副司令官、參謀長劉明奎外，還有隨俞大維來金門的華金祥、汪貫一以及金防部各處處長，總共二十人左右。

共軍砲擊猝然而來，大多數人就地掩蔽，而聞到砲聲向外衝的空軍副司令官章傑、陸軍副司令官趙家驤，都在兩邊橋上中彈身亡，參謀長劉明奎，也重傷倒地。

凡是就地伏臥在餐廳的人都告無恙，砲科出身的軍長兼副司令官張國英中將，他臥倒的時候，還抽著香煙，把周邊的彈簧沙發座椅拉過來當做臨時掩體，然後和身旁的華金祥冷靜地研判：「聽那砲彈頭飛行呼嘯夾雜著爆炸聲，肯定是地面砲，而不是空中轟炸，再以密集砲彈爆炸所產生的硝煙，既刺鼻息，又難目視，如果急於奔出，實在難通過砲彈破片的層層穿射，必定傷亡。而伏地後，除非被砲彈直接命中身軀，否則，這樣絕對安全。」

十多位高級將領，快速的臥倒在地上，密如冰雹般的砲彈，挾著淒厲的彈道呼嘯聲，爆炸聲，一陣陣排山倒海而來，把金門列島全部捲入了漫天的硝煙彈雨之中。由於華金祥也是砲兵科出身，對於砲彈和砲戰的威力知之甚詳，因而伏在地面，神色自若，和學砲的張國英相視一笑，沒把危險當回事。

這一陣砲聲，揭開了金門砲戰的序幕。

共砲射擊過後，守軍開始反擊，於是金門島群的鵲山、珠山、烈嶼及大擔等地的砲兵陣地相繼浴血還擊；展開反砲戰，霎時，砲彈射出聲，彈道呼嘯聲，指揮呼喊聲交織在金門上空，形成一陣反共的怒吼。

俞大維在共軍密集的砲火中，由憲兵士官陶樹香護衛，迅速進入作戰協調中心坑道，他身邊的鋼筋水泥柱炸毀了，破片擊傷了他的額頭，血汨汨的流出，而他渾然不知。

這時，翠谷餐廳前後左右，落彈如雨，翠谷池塘裡激起丈高水柱，餐廳的牆壁洞穿、倒塌，其中一發把餐廳頂蓋炸裂，碎片在空中飛舞。張、華兩位將軍賴以遮掩的沙發桌椅也是滿目瘡痍，他兩人卻毫髮無損。

三將領彈雨中殉國

當共砲猝然來襲時，陸軍副司令官趙家驤，空軍副司令官章傑聞聲衝出室外，不幸在通往作戰指揮中心坑道的小橋上中彈，當場陣亡，參謀長劉明奎重傷斷腿，另一位陸軍副司令官吉星文奔出餐廳，全身暴露，在砲彈炸裂破片之下，被密集的彈片重創，雖經緊急送醫，但不久即告成仁。

共砲轟擊大約一小時，砲聲漸稀，張國英、華金祥等人從容起立，跑步至作戰指揮所，見到胡璉司令官及俞大維部長，兩位長官對他們臨危不亂，十分讚賞。

俞大維向張國英、華金祥打趣道：「我明知道你們在水上餐廳，那裡假如是個火場，我可以設法救火，但是那裡是個砲彈窩，只能祈求你們能夠自求多福了！」

華金祥當過砲兵團團長，上海保衛戰時，指揮全團向來犯共軍發射砲彈數萬發。在金門當敵砲初響時，他的腦海裡會浮現兩個相反的問題，立即跑出去找地方掩蔽，還是不跑，從翠谷餐廳跑到作戰指揮中心不到卅公尺，祇要一分鐘衝過去便得安全，可是稍加思索後，他毅然決定了後者，他認為，鐵皮房可以稍作遮擋，除非直接命中，不會有太大危險。

按中共砲兵一五五、一五二以上口徑砲彈的破片，殺傷力可以危及兩百碼以外，何況在彈幕的重疊之下，要跑，祇是白白送死。當時室內近二十個人，在猛烈砲擊中跑出去的三死一重傷，原地臥倒不動的都倖免於難。使人深信「鎮靜」與「智慧」是任何戰爭中最安全的憑藉。

砲戰當中，華金祥曾聽到太武山上空有飛機盤旋掃射的聲音，後來兵工部門根據破片及未爆彈的研判與鑑定，證實共軍在八·二三這一天曾藉空軍使用過火箭，這種「地毯式」的砲擊方式與火箭逞凶，不僅給軍方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破壞，對於四萬多善良的金門同胞更造成慘重損傷，金門人民賴以維生的漁船損燬殆盡，千百幢民房只剩下一堆堆瓦礫，中共的暴行，進一步暴露了「血洗台澎金馬」的蠻橫企圖。

當晚共軍砲擊經過金防部的砲戰紀實如下：

一、十八時三十分，圍頭至廈門共軍火砲三百零七門，突向本防區進行全面而瘋狂的奇襲，歷兩小時計落彈五萬千餘發，主要以各級司令部、砲兵陣地、機場、新頭、料羅、羅厝、廣播站以及烈嶼、大二擔為砲擊目標，其砲火之猛烈，史無前例。同時中共軍機六至八架連續侵入防區上空，並以火箭攻擊翠谷、武陽兩營區。

二、我砲兵於十八時三十七分開始英勇還擊，以火炮八十八門制壓共軍砲兵陣地，計發射五千七百五十七發，摧毀中共砲兵陣地五處。

三、砲戰開始後，防區有線通信大部中斷。我反砲擊之砲兵，多係適時主動還擊。經二小時後，防區通信全部搶修修復。第一天的砲戰，就這樣過去了。

八月廿四日清晨，砲火餘生的俞大維部長偕隨員華金祥少將等，冒砲火射擊威脅下，乘軍艦回馬公，再搭軍機返台。

華金祥回到國防部後，立即做了下面四項工作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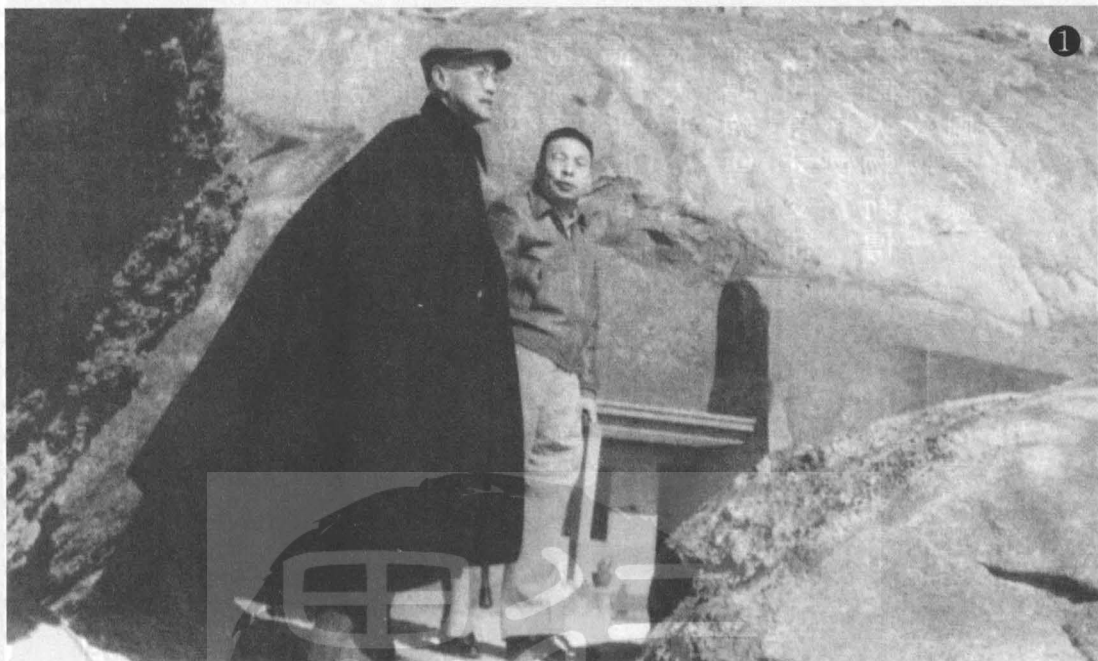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向參謀總長王叔銘上將報告此次金門砲戰實況，並聽取指示。

二、草擬金門八·二三砲戰、反砲戰經過，提出對支援金門作戰的具體建議，在王總長及俞部長批示同意後，持呈總統蔣中正，蔣中正垂詢甚詳，他從容陳述，蔣中正深表重視，並指示從速會同各聯參部門充分支援金門戰備。

三、在辦公室繼續聽取金門的戰報，一面協調聯二、聯三、聯四次長，遵照蔣中正和部長、總長指示，研擬支援金門反砲戰事宜。

四、基於主管作戰的職責，華金祥同時還研究了關於金馬作戰的各種戰略性方案。

砲戰開始後，俞大維和王叔銘不分晝夜嚴格督促各部門策劃支援金馬，尤其對共軍重砲威脅下的海空運補，更是全神貫注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王培堯「八二三金門砲戰秘錄」插圖（文見3頁）

①八二三砲戰結束後，蔣經國（右）隨侍蔣中正總統（左）巡視金門，遠眺大陸沿海情勢。

②八二三砲戰期間，蔣經國寫給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的一封信。

總 統 府 用 牋 ②

伯玉吾兄：奉令門莊別急已一週，時不在想合：中昨日在中央常會報告金門：近況曾提及兄：鎮定與堅強領導精神必能克服艱危爭得光榮：勝利宋父對兄最近：來信至為重視與美：太平洋總司令談話時

總 統 府 用 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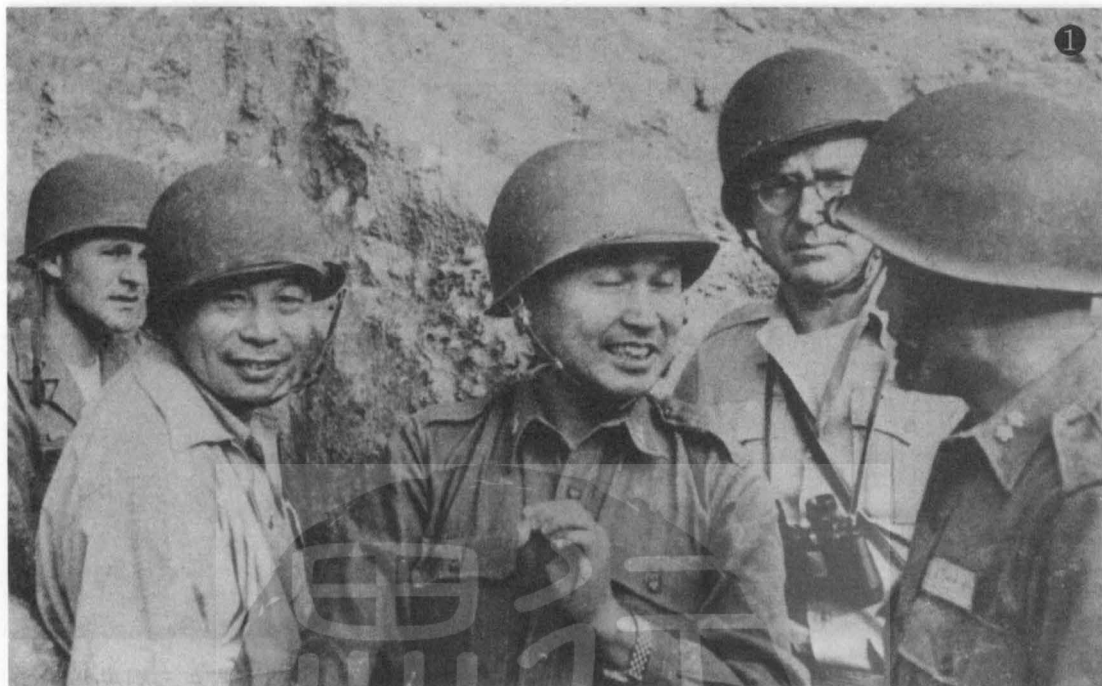
曾引證兄在信中所提供：重要意見以作參考至於兄在來書中所指有洞供應問題：皆已由家父：及各單位從速辦理矣聞敵人對於兄：但：壓力日益加重至為：慮目前惟有盡一切：力量加速對大：但：以利合與：用品：補給：方：妥官兵：心同

總 統 府 用 牋

時不知是否可由駐紮與同一周：官兵與大：但部隊：執（二州或一州）調防：先調後大：但：病患如此或：多精解大：但官兵在精神：壓力：開國防部對於此：亦在研究中：希兄先作考慮：每一合：金門則與尤其大：但官兵：苦痛：深望

總 統 府 用 牋

有：生不安：感此次：金門未能去：與大：但至今仍有憾在心：望能再有機會：前來與兄而：決一切中秋在即：這賀佳節：康勝利：弟：任周教：上：九月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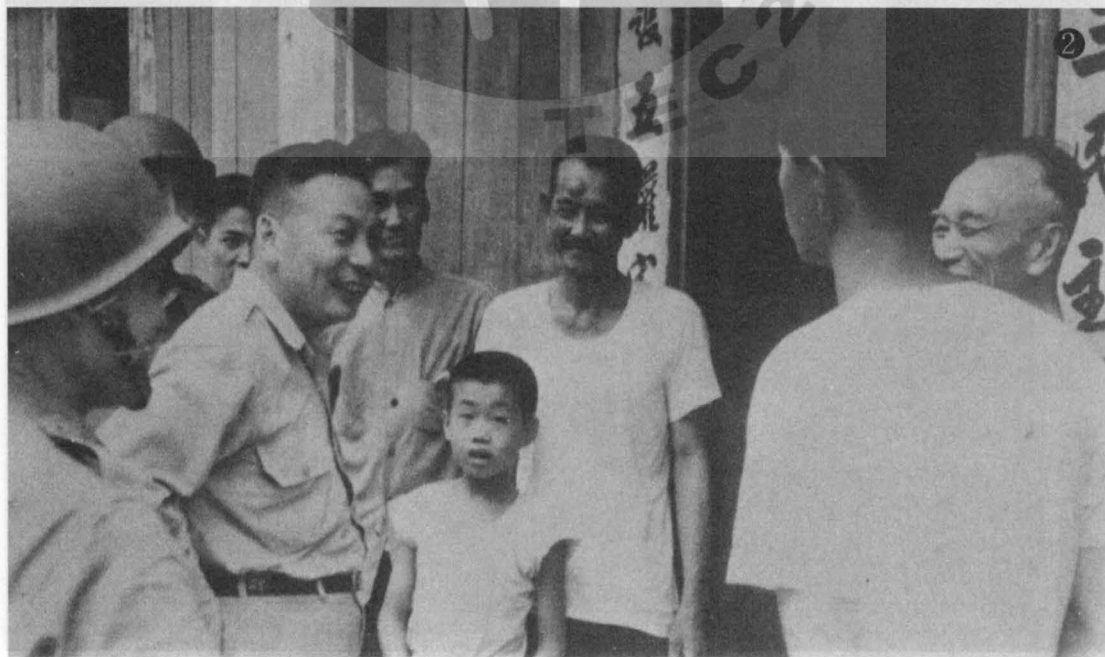


。新金華三亦

。門金港防（五）維大會和彈空三二八②

①八二三砲戰時蔣經國（前左）深入碉堡戰壕巡視。

②蔣經國（左二）慰問遭受砲火襲擊的金門民眾。





①蔣中正總統（前中）1960年巡視金門防衛司令部與高級將官合影，前左三劉安祺，前右三華金祥。

②八二三砲戰時俞大維（左）視察金門。

